

中国口译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蒋继春 王艳红 蒋凤霞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资助

项目名称：全国MTI学生口译能力与外语能力的追踪对比研究

项目编号：13YJC740035

中国口译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蒋继春 王艳红 蒋凤霞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口译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 蒋继春, 王艳红, 蒋凤霞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206-12017-6

- I. ①中…
- II. ①蒋… ②王… ③蒋…
- III. ①口译—人才培养—策略—研究—中国
-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78427号

中国口译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著 者: 蒋继春 王艳红 蒋凤霞
责任编辑: 门雄甲 装帧设计: 张琦成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长春市中海彩印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27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12017-6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蒋继春 长春理工大学讲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翻译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吉林大学博士。研究方面为翻译哲学、翻译心理学，师从著名翻译理论家 Rosemary Arrojo。在《郑州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翻译理论文章十余篇。

王艳红 长春理工大学讲师。

蒋凤霞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学院访问学者，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访问学者，新加坡SIM大学客串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儿童英语中心原主任。

前 言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社会对口译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国内口译人才培养策略研究问题也逐步引起各界关注。对Bachelor of Interpreters（口译本科专业）、Master of Interpreters（口译硕士专业）、Doctor of Interpreters（口译博士专业）的专业建设进行研究有助于推进口译学科发展，也能够进一步对中国口译人才培养提供可行策略。

本研究发现，中国目前虽然引介了部分口译原著作为教学参照，但在对引介成果的转化和使用、口译测试与评估、译员培训等方面尚有很大发展空间。口译教学研究中思辨性成果较多，实证研究相对不足。学术交流方面虽然有几家口译学术刊物，但在栏目设置、文章质量等方面都应有所提升；在学术研讨、口译大赛等方面应该进一步发展。

本研究借助语言学、语言教学等理论，对口译、口译学、口译专业、口译能力等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指出口译既为两种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交际活动，也指译者或口译产品。口译学同时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可以大体分为普通口译学、应用口译学、口译教育三部分。中国的口译专业需要发展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的教育，其中本科阶段培养一般性口译通才，研究生阶段培养高层次口译通才。口译能力至少涵盖母语和目的语两个层面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能力。口译理论与实践之间为互动关系，口译活动本身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此外，口译专业和英语专业的口译教学在培养目标、学时、教学要求、教学方式、教学评估等方面有所不同。本研究建议中国口译专业在课程设置上立足社会和个人需求，围绕培养目标，综合地域、学校特色和师资、办学条件等实际状况，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使所设置课程体现口译的学科交叉性和实践性。在口译教材编写、出版、评估和改写过程中，

要有先进的编写理念，使其内容丰富，体例有所创新，保持教材引进与自编、学术性和普及性、市场需求和学习者需求之间的平衡。在口译教学方面，坚持突出学科特点、以学习者为本、互动合作、问题探究、开放发展等教学原则，以学生为主体、以任务为形式、以现代教育技术为依托、创设互动合作的学习氛围、鼓励口译理论反思和实践技能训练。在教学评估方面，借助计算机、网络等手段，使社会评估与课堂教学评估，测试性评估和非测试性评估，过程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教学与测试相结合，提升评估的客观公正性。在口译师资建设方面，坚持终身教育理念，除了传统的学历学位教育、学术会议等方式外，倡导校本培训模式，促进学科之间、教师之间的合作，建构教研梯队、提高教师的整体教研能力。在口译教学大纲制定过程中，明确口译的学科独立地位，遵循广泛性、实证性原则，确保其系统科学性。

本研究尝试借用社会语言学、语言教学、教育心理学等相关理念，援引大量最新资料，运用图表等形式阐明口译专业建设中不同流程（如口译、教材编写过程、口译人才培养等）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口译教学奠定了基础；同时将口译与教育相结合，将互动主义、合作主义、人本主义等理念引入口译教学，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口译教学的语言学限制，对于具体教学研究有一定启示和参考意义。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口译人才培养目标和现状	1
第二章 各国口译人才培养比较研究	10
2.1 翻译专业建设的比较	10
2.2 口译质量标准的比较	14
2.3 口译技能训练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比较	17
第三章 中国口译人才培养策略	41
3.1 口译人才培养的内涵	41
3.2 口译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64
3.3 口译人才培养定位	78
3.4 口译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86
3.5 口译人才培养展望	177
第四章 口译教学实验研究	180
4.1 口译专业学生的口译能力特点	180
4.2 “技能化口译教学”的效能	226

4.3 口译教学实验的应用意义	267
-----------------------	-----

第五章 中国MTI教育探索	280
----------------------------	------------

5.1 MTI教学模式	280
-------------------	-----

5.2 MTI项目典范（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MTI教学）	281
---------------------------------------	-----

第一章 口译人才培养目标和现状

国外最早的专业口译教学机构诞生在20世纪中期的欧洲，如1941年成立的日内瓦大学口笔译学院（ETI，Geneva）、1957年成立的巴黎高等翻译学校（ESIT，Paris）等，它们将口译能力的培养放在研究生阶段，以精通双语或多种语言的学生为教学对象，目的是培养学生具备职业的口译能力，能胜任会议口译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Danica Seleskovitch和Marianne Lederer教授为巴黎高翻制定了一系列的口译办学原则，对办学层次、入学及毕业考试、师资来源、学生就业等各个方面做出了规定，其中包括：

（1）会议口译专业为研究生课程，招收获得本科学位的语言或非语言专业学生；

（2）学生入学前必须参加严格的选拔考试；

（3）教师必须为口译从业人员，研究型学者或语言教师无资格从事口译教学；

（4）口译教学不是外语教学，口译课应只教口译技能不教语言，学生入学前必须已熟练掌握有关外语；（Seleskovitch & Lederer, 1995: 113—114）

巴黎高翻的口译课程理念得到了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推广。AIIC从课程目标的角度对毕业生的会议口译能力做出了如下描述：

1. 能理解讲者想说的话，领会讲者的言外之意；懂得结合语境分析意义并传译给听众；掌握特殊的笔记技能；学会集中注意力、分析话语和快速反应；懂得建立词汇库；掌握公众演讲技能；学会为不同口译任务做准备；能应对高压环境；遵守职业规范，为进入口译职业做好准备。针

对这个目标, AIIC制定了会议口译培训课程最佳范例标准(2010年)

2. 在课程内容、课程师资、课程测试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以下要求:

(1) 课程内容方面, 会议口译应该放在研究生阶段进行, 鼓励学生到其他国家(如学生的B语言是英语的就去英语国家)学习或生活一段时间以加深对语言和文化的认识; 课程要包含理论和职业道德等内容, 并由职业译员讲授; 课程包含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两部分内容。

(2) 课程师资方面, 任课教师是有丰富口译经验的职业译员, 也接受过专业的口译培训; 口译课程若涉及A、B或C等几种工作语言, 教师应该既有母语为A语者也有母语为B或C语者。

(3) 课程测试方面, 学生需通过口译潜质考试(aptitude test)的选拔才能入学; 课程结束后也要参加淘汰性考试, 考官由学校教员和外部考官组成, 他们都应该职业译员, 考试流程要公开透明, 考试标准与职业口译一致, 学生也要了解考试标准。

到20世纪末, 随着口译教学对象的扩大, 开始有学校尝试在本科阶段培养口译能力, 如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1972年开办了翻译本科专业, 英国阿斯顿大学于1997年开办了英格兰第一个翻译本科专业。Schaffner(2000: 154)将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定义为“初级翻译能力”(initial translation competence)。Schaffner提出, 这种翻译能力虽然不足以让本科生成为一名职业译员, 但如果该学生选择继续在研究生阶段接受职业翻译培训, 这种初级翻译能力可以取得最佳学习效果, 如果选择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翻译行业, 这种初级翻译能力可以让他更快上手, 且比语言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要有明显的优势。因此, 对翻译专业本科生培养这种初级的翻译能力, 不仅是可能的, 也是明智的(“It is indeed possible and advisable”)。据此, Schaffner提出了翻译本科专业的培养计划, 如课程内容既有语言学习也有翻译学习, 中间安排学生到海外学习和生活一年; 课程练习方面以翻译项目和翻译评析为主; 课程设置既有翻译实践也有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学习, 等等(145—146)。

进入21世纪, 社区口译、手语传译等新的口译形式迅速发展, 许多高校的硕士口译课程增设了社区口译方向, 如维也纳大学两年制的口译硕士项目分为了两个方向, 一个是会议口译方向, 一个是社区口译(对话口

译)方向;马德里阿尔卡纳大学开设了社区口译研究生班,课程设置包括口译理论模块(如公共服务口笔译入门课)、口译练习模块(如医疗口译训练课)和口译实习模块等。这个阶段的口译能力不仅包括语言转换能力,还包括为专门场合服务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非言语交际能力等。同时,该学校也在本科阶段开设一定的社区口译课程,以讲习班(seminar)为主,学生可以掌握初步的口译能力,对该领域有基本的了解(Garces, 2003: 189—192)。

综上,口译能力的习得过程似乎可以分为若干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口译能力有不同的特点,对应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Hoffman(1997: 199)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将口译能力的习得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新手级(novice)、入门级(apprentice)、熟练级(competent)、专家级(expert)和大师级(master)。口译能力和口译课程的阶段性可以通过以下示意图表示(转引自Sawyer, 2004: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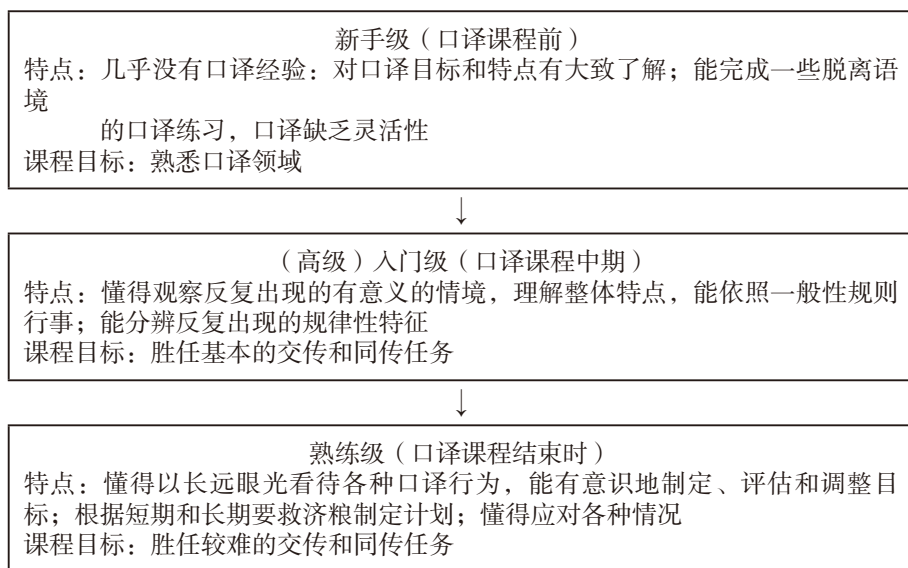


图1 口译能力和口译课程的阶段性

Hoffmann进一步解释说,熟练级仅是学生在完整修完口译课程并顺利通过结业考核后所达到的能力级别,只有再经过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他

们的口译能力才能达到专家级乃至大师级。

纵观国外的口译能力培养，学者们对课程结束后所应达到的能力级别做了明确的规定和详细的分析，也有学者将入学时的级别和职业翻译达到的级别做了对比，如Liu（2001）的专家——新手范式（expert-novice paradigm）。不过对于口译能力习得的中间阶段，尤其是学生在语言能力不足，既需要提高语言能力又需要提高口译能力时，口译能力发展途径呈现何种特征仍然描述不多。

国内的口译专业教学起步较晚，1979年联合国与中国政府合作，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立了译员培训班，专门为联合国培养口笔译人才。1994年联合国译员培训班改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学生只有语言能力达到要求才能入学，接受为期两年的会议口译硕士培训，这也是中国大陆最早在研究生阶段进行口译能力的培养。此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也成立了高翻学院，在研究生阶段培养专业的会议口译员，学生也必须通过语言能力的考察才能入学，这一阶段的口译能力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翻译理论基础，掌握翻译研究方法、具备过硬的口笔译能力的国际会议翻译，毕业生能担任国际会议同声传译和重要文件翻译工作，能承担政府各部门的高级口笔译工作”。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外国际交流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蓬勃发展，中外交流的使者——口译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社会对口译这种“即时、高效”的语言服务提出巨大需求，社会及高校口译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端口译人才规范化培养已经迫在眉睫。

针对国内口译市场的巨大需求，国家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快口译人才的培养。如：自2000年开始，教育部高教委已正式将口译课列为中国高校英语专业必修课；2006年—2008年，教育部先后三次批准在13所高校设立本科口译专业；2007年教育部又批准在15所高校设立“口译硕士”学位（包括口译和笔译两个方向）。目前，全国已基本形成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在内的完整的口译专业教学体系。此外，各种口译证书考试和口译培训更是全面铺开、快速发展。目前，国内的口译证书考试包括“全国口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ATTI）、“全国外语口译证书考试”（NAETI）、“上海外语口译证书考试”（SIA）、“厦门大学英语口

译资格证书考试（EIC）”等等。

中国许多大中型城市随处可见各种类型的口译考试培训班，口译培训教材在各大书店比比皆是。无疑，口译学习在国内正呈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国内的口译教学和培训呈多元化发展趋势。相关资料显示，国内口译教学大致可分四种类型：

- （1）本科英语专业/口译专业的口译课程；
- （2）口译（外语）院系研究生的口译专业（方向）课程；
- （3）面向非外语专业学生的选修课程；
- （4）各种口译证书考试辅导课程（刘和平，2005：131；张吉良，2008：93）。

综合来看，中国研究生阶段的口译能力培养有明确的目标，即培养能胜任会议口译工作的职业翻译，学生毕业后掌握熟练的口译能力，其中一部分人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后可以成为口译专家。中国外语本科专业的口译培养目标也很明确，即让学生对口译有大致了解，翻译学习的目的是为了^①提高语言能力，根据Hoffmann对口译能力阶段的描述，研究生毕业时似乎可以视为达到了熟练阶段，外语专业的毕业生整体上仍然属于新手级别，翻译本科专业则处于这二者的中间阶段，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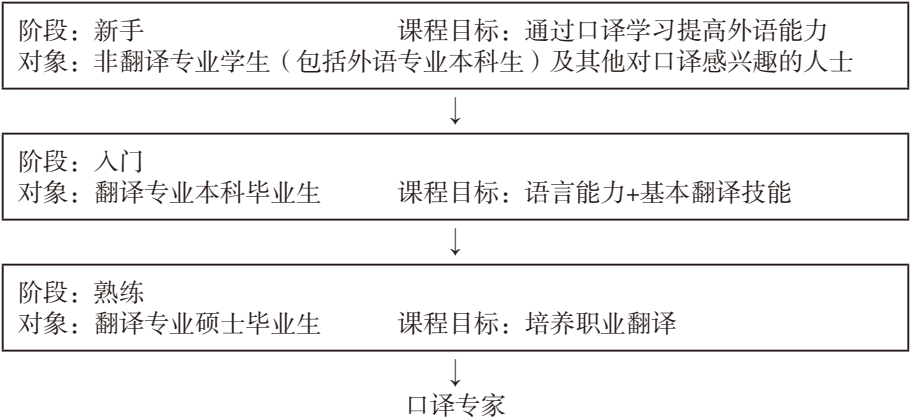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口译能力培养的阶段性

就口译培养目标而言，新手阶段的口译教学目的是提高外语能力，熟

练阶段的口译教学目的是培养职业翻译，但在二者的中间阶段，即口译能力的入门阶段，口译教学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同时完成语言能力和口译能力的培养任务，是否能完成这个目标、如何完成，目前尚没有深入研究，而中国目前试办的翻译本科专业则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通道。

Gile指出，之前口译职业培训学校坚持将口译教学与语言教学分离，在新的时期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学者们需要分析一下在学生语言能力仍有欠缺时，教师应该如何克服这一困难以完成口译教学（2010：18）。鲍川运认为，翻译（本科）专业的翻译教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作为翻译专业，它理所当然进行的应该是翻译教学，目的是培养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人才，但是它又是在一个不完全的条件下进行教学，即学生是在语言习得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开始学习翻译，因此学生的语言素质与外语专业的学生基本相同，学习翻译和外语习得同时进行，这提出了一系列值得研究的课题，如翻译教学与普通外语教学相比，对语言习得能否产生更大、更积极的影响，或者反之（2008：6—7）。

因此，对翻译本科专业的研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语言能力发展和口译能力发展的关系。此外，就口译能力路径而言，新手阶段和熟练阶段的口译能力特征均有比较清晰的描述，而两者的中间阶段，其口译能力具有什么特征，培养方式具有哪些特点，目前尚无实证数据，中国目前试办的翻译本科专业则提供了一个描述此阶段口译能力的理想窗口。鲍川运提出，翻译本科专业学生的口译能力最高能达到什么程度，能胜任何种类型的口译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对口译准则的研究也会有所促进

显然，在中国在校口译人才培养过程中，本科阶段的口译教学可谓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受益面最广。那么，在巨大的口译市场需求和“口译热”的背景之下，本科口译课程的教学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呢？

首先，由于本科口译课程起步较晚，基础较弱，课程设置尚未形成规模等因素导致了口译教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相对滞后。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许多院校仍沿袭传统的语言学派教学模式。口译教学“以知识传授为主，能力培养为辅”。重语言训练，轻逻辑思维训练（卢信朝，2006：51；刘和平，2005：100）。在授课内容上，许多老师未能将口译与笔译严格区分，“笔译内容口译化”。教师以讲解笔译的技巧为主，让学生逐

句逐段地进行口头口译练习，把口译课上成了“口头笔译课”（卞建华，2004：239；陈振东，2008：49）。另外，也有一些老师没有将口译与口语区分。在上口译课时，主要针对口语进行训练。教师准备了不同主题的材料，让学生学习不同主题的词汇、句型，再就不同主题作演讲等，口译课上成了高级口语课（刘和平，2005：100；卢信朝，2006：51）。上海外国语大学柴明颀、张爱玲（2006：186）曾在本科学生中做过一个小范围的随机问卷调查，发现89位学生中，有70位表示上口译课就是为了提高英语口语，扩大词汇量，熟悉更多的题材。教学和教材的安排也恰好迎合了学生的这种期望，给学员一种错觉，即口译培训就是知识与词汇的堆砌，而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口译作为技能型的工作需要大量的技能培养和操练。

第二，在口译教学的师资方面，国内许多口译课教师本身没有口译实践经验或者实践经验甚少，很少有人接受过系统的口译培训或对口译理论和教学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因此，对口译课训练的内容，口译的教学方法、大学口译课的目标，大多数教师并不是非常清楚（鲍川运，2004：28；卞建华，2004：39；卢信朝，2006：53）。不少口译老师“只能各自为战，摸着石子过河”，不仅无法实现教学目标，也不免走些弯路，致使学生毕业后无法胜任口译工作，导致市场上对高校的教学质量发出质疑（刘和平，2002：58）。2008年的“全国第三届英语教学法（口译教学专题）研讨会”上，100多位代表中有80多位为一线的口译教师。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高校，且主要从事本科普通院校的口译教学工作。在小组讨论会上，与会老师感慨和提问最多的问题是：“口译教学难教，教学费力、效果不好”“口译课程发展快，但师资、教学条件跟不上”“很多学校找不到有口译实践经验的老师，没有口译经验的老师究竟能不能教口译？”“在36个学时内，本科口译教学究竟教什么？又能够教什么？怎么教？”等等。本研究发现，许多一线口译教师并未接受过正规的口译训练，对口译教学本质特性知之甚少，但他们却又要承担口译教学任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第三，在教材方面，目前国内的口译教材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语言转换为主线”的口译教材，这是早期的传统口译教材。第二

种是“以主题为主线”的口译教材，这是目前国内的主流教材。第三种是“以技能为主线”的口译教材，该类教材为数较少（穆雷，2009：23；鲍晓英，2009：10）。目前，国内大多数口译教材是“以主题为主线”而编写的。该类教材的特点是侧重语言转换的方法和不同题材的口译知识。许多教材主要采用了传统的外语教学教材的编写方式，即前半部分对口译做一般性的描述介绍，后半部分配上不同题材的口译材料及译文，并附有详细的语言知识点和口译方法的说明（鲍川运，2004：28）。大多数教材并没有把语言教学和口译教学区分开来。他们的目标是编写口译教材，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口译能力，可是除了教材前面一两章所讲述口译的原则、标准、过程等问题外，讲到口译的实际问题时，总是又回到语言教学的轨道上去（张美芳2001：149）。很多口译教材都有一个共同的偏向，就是集中所有力量在题材与词汇上，口译技能触及较少。虽然这种教材操作性较强，但教学系统理论及教学原则不够合理，教学目的和重心也不甚清楚（杨承淑，2000）。另外，很多教材在材料的选择和内容的编排上也不够科学，出现了“口译教材文字化”现象。比如，许多口译教材中的练习材料是根据阅读材料改编过来的，其用词和句子结构酷似笔译教材，未能体现口译的特点。此外，有些教材虽然也穿插了一些口译技能的介绍，但在内容的编排上未能遵照口译的认知规律，随意性较大，设计不够科学（王金波，王燕，2006：45）。

第四，目前国内大多数院校还没有建立独立的口译院系，口译课教学只是作为英语语言文学课程教学的一部分。本科口译课程一般都是在第三学年的下学期或第四学年的上学期开设。大多数院校的课程设置为一个学期，18周，共36个小时。但也有少部分院校设置2个学期，共72学时（鲍川运，2004：27；卞建华，2004：38）。由于本科口译课程的时数较少，并且学生接受口译训练的语言能力有限，因此，在本科口译课程性质的定位上，国内口译界一直存在者争议。目前，口译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科口译教学属于口译教学，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科口译教学属于教学口译。正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杜蕴德所指出，本科口译教学定位不明确是目前国内口译教学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卞建华，2004：38）。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发现本科口译教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上,均处在一个探索性阶段,研究相对滞后,存在问题很多。因此,对翻译本科专业的研究能够完善对口译能力发展路径的理论分析,丰富口译能力阶段性的研究内容,加深对口译能力培养的阶段性特征的理解,对于口译课程体系的构建和不同阶段课程的衔接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尝试通过对“技能化口译教学”的实证研究,来探索口译教学的本质特点,寻找口译教学的规律,探讨本科口译教学的性质定位问题。